



如何在诗中 吹响一支柳笛

（外二首）

张执浩

东湖的垂柳全绿了
细嫩的柳枝在风中摇曳摆去
我过去看我的倒影
如何被湖水澄清——
那是一个少年踮起脚尖
使劲拉扯折断一根柳条
那是一把小刀轻轻
划开了树皮，褪下树皮
我过去拿着一截翠绿的管子
对着空蒙的湖面
心无旁骛地吹——
我看见他鼓起的腮帮
当他使劲吹的时候
周围的人都屏住了呼吸
当他轻轻吹的时候
附近的鸟儿都应和了起来
柳枝摇摆，风轻云淡
我有过这样的过去就像
今天今生多出来的一日

春光行

一个人在田埂上行走
即便那个人不是我
我只是在远方看着他
以最慢的速度消逝
在我的过去。多好呵
这个春风拂面的上午
一切都是暖洋洋的
鸟鸣慵懒，虫鸟飞舞
该开的花重新回到了枝头
一切都合乎生命的节奏
弯曲的田埂分开了我们
但从不会轻易改道
一个人闭上眼睛走在
春光里，他替我去过了
小学、土地庙和榨油坊
他替我掰下几棵竹笋
再摘几束香椿
采一堆槐花。慢慢走
好像真是舍不得
就这样过了若干河

蛙鸣录

用手机录下早春
都叫湖畔急迫的蛙鸣
在夜色中边走边听
瞬间回到了儿时
月亮清亮，月光清凉
田野在黑暗中等待犁把
水响，而田埂环抱着死去
活来的稻菀、苜蓿和涝籽
我发弹舌音，越走
越慢，最后停留在
一首诗的过去

张执浩：诗人、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著有诗集《苦于赞美》《动物之心》《撞身取暖》《宽网》《欢迎来到若干子河》《高原上的野花》《咏春调》等。

汉川闸记

祁怀清

为河，越四年，至隆庆六年（公元1572年），水复大溢，湖尾遂淤为平地，无复河迹，前功尽弃（摘自同治《汉川县志卷七》）”。

到了万历己巳年（公元1629年），本地举人方懋德等人向武昌巡抚梁云龙请求疏浚腾池河淤滞。梁巡抚责令由当时的汉川县令陈林主持，重新进行整治。

腾池河注入汉江的出口就是乌柏口，过去有河口没有闸口，为防汉水倒灌，于公元1876年兴建了乌柏口闸，为一孔拱形砖石砌筑，跨度3.3米，净空3米，是江汉湖流域渍水排入汉江的主要闸口之一。

乌柏口闸建成后，淤塞成为常态。1896年，邑人田宗汉采取“乘流排塞”“借水制沙”等方法治理泥沙淤塞，可惜十易寒暑，工程难竟。田宗汉怀着“对古楼藏万卷书，乌柏口遗千古恨”的悲愤，含恨终生。疏浚之事也随即终止。

直到新中国成立，这千年夙愿才终于迎来转机。

新中国成立后，为彻底解决江汉湖流域135万亩耕地的渍涝之苦，李先念同志亲自批准建设汉川闸。1951年10月，工程由长江水利委员会中游工程局设计施工，苏联专家布可夫参与审核。次年11月，国家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及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亲临视察。1953年6月，这座钢筋混凝土结构的三孔大闸终于落成。它按汉江最高水位30.5米设计，单孔宽4米，高6米，是新中国成立后湖北省首建的第一座大型排水闸。运行一年后，李先念同志欣然题写闸名，镌于墙楣之上。1999年对汉川闸进行除险加固，原闸字被妥善保护，面向涵闸河的不锈钢复制件，便悬挂于新建的汉川市河道堤防管理总段汉川闸管理站办公楼之上。

为了与汉川闸相配套，湖北省人民政府还分别于1952年和1953年底组织蔡甸、汉川和天门10多万民工，将弯曲细长的腾池河裁弯取直，淘深拓宽，改造成焕然一新的涵闸河。

3

于我而言，这座闸更承载着家族的记忆。

父亲在世时，常讲起他与汉川闸的生死之缘。

我的老家汉川市韩集乡白鹭垸，过去是一个十年九淹的地方。为了养家糊口，除了种几亩薄田，父母每年都要外出好几个月，到沔江湖、洞庭湖、汉水和长江中捕鱼捞虾。一年冬末，他们结束洞庭湖的捕猎，准备驾船返回汉川过年。大寒节气那天，逆水行舟通过汉川闸时，遭遇狂风巨浪，渔船倾覆，父亲被激流卷入冰冷的汉江。纵使父亲的水性再好，怎奈浪大风急，在刺骨的漩涡中也难敌严寒。同行的渔民只得向江中抛出绳索，希望父亲能够抓住那救命的稻草。由于在冰水中挣扎太久，父亲四肢已僵，唯凭一丝求生意志，用牙齿紧紧咬住绳索，方被拖上岸。最后命虽保住，一口好牙却彻底地废掉了……

四十多年前，我还是一名十二三岁的初中生，曾与我大三岁的二哥一起驾船，将家里新收的一万多斤稻谷运送到汉川城区售卖，目的地就是汉川闸口处的涵闸河粮食交易市场。那时刚刚开始改革开放，我们的新鲜大米被吃腻了供应糙米的汉川市民抢购一空，感觉那时的汉川闸是那么粗犷，活力四射……

而今的汉川闸，却是另一番光景。闸西侧，是涵闸河畔自发形成的果蔬集市；闸东侧，即面向汉江的一侧，俯身望去，三孔之中唯中间一孔尚有水流喷涌，发出低沉的轰鸣，仿佛一位老人在叹息。

汉川闸的沉寂，有多重原因：航运业式微，使其通航功能不复存在；1998年大洪水后，出于防洪安全考虑，其中两孔被封闭，仅留一孔备用；而1970年新建的电力泵站，更是彻底分担了其排涝灌溉的主力角色。在现代化的水利体系中，汉川闸渐渐退居幕后。

汉川闸最终会彻底消失吗？答案是否定的。它曾是英雄渡口，是治水丰碑，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都是这片土地绕不开的历史坐标。

儿时 在汉江边读唐诗，读到“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葡萄初醱醅”和“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会油然而生一股“心有戚戚焉”的豪迈，还有一种《老残游记》中“五脏六腑里，像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帖；三万六千个毛孔，像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的欢悦。而今伫立江边，秋雨淅沥。我独自在汉江边逡巡，江面上完全感受不到“秋水时至，两岸之间不辨牛马”的辽阔，也无法体会“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的险峻。江水完全退到了河心里，既看不出江水浩浩汤汤的样貌，也听不到哗哗啦啦流动的声音，平静得如同一面古老的铜镜，静静地躺在那里。极像饱经风霜的老人，早早地倚在墙根，晒起了太阳。

我不免心生感慨。

汉川闸的沉睡，不应是终点。在文旅融合的时代浪潮下，这座承载着红色基因与水利智慧的古闸，完全可以被重新唤醒。它需要的不是简单的修缮，而是如同七十年前那般，被赋予新的时代使命，稍加雕琢，它便能从沉寂多年的老者，化身为熠熠生辉的文化地标。

汉川闸，该醒了。

祁怀清：湖北汉川人，毕业于武汉大学。湖北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散文集《行吟江河》。在《人民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长江丛刊》等报刊上发表过多篇作品。



候鸟的驿站 张一哲作

1

穿过重庆梁平县宽阔的街道，城市的西南方，向外扩张的建筑像是被谁按下了暂停键。急停，几乎没有什么过渡——没有我们熟悉的那种所谓的郊区，没有逐渐变低的楼房、菜地、塑料大棚——双桂湖就突然闪身出来，让人眼前一亮。这种体验以前未曾有过：上一眼你看到的还是坚硬的钢筋混凝土建筑，转眼你便看到柔软的湿地、稻田、荷塘……

大片的苻菜生长在湖水中，纤细而悠长的茎托举着圆形的叶片，从水底一直延伸到水面，仿佛要触及天际。即使时令已进入初冬，我仍然能见到几朵小小的黄花漂浮着，它们是秋天大军撤离时殿后的士兵。“参差苻菜，左右流之”，多年生的水生草本，进入过伟大的《诗经》，在《关雎》一诗中被人反复吟咏。

遥远的古代，苻菜作为日常的蔬菜，与人们朝夕相处。那时候大地干净，江海河湖水质清澈，苻菜随处可见。但在今天，苻菜已远离大多数人的生活，对水质的要求让它的生长地逐步萎缩，以至于这种养育过中国古代先民的植物，只能躲在尘封的文字中叹息。所以，当苻菜密集出现在眼前时，我有些意外。作为水质的植物检测师，哪儿有大片的苻菜，就说明哪儿的水是清澈的。

从面积来说，双桂湖并不大，数千亩的水面，夹杂在梁平区的高梁山与明月山之间，像大地上一面精致的镜子。从高空往下俯瞰，地面的水面会反射亮光，聪明的候鸟如果感到疲惫，会盘旋而下，大地上的那些闪光的湖泊，是它们向南迁徙时，补给能量的驿站。双桂湖并不是天然形成的湖泊，而是人为建成的水库，70多年前的1951年建成，让梁平城仿佛一夜之间，推开窗便看见了水天一色。与活力四射的梁平城区相比，双桂湖是宁静的，它的湿地、稻田、水面以及空中不时盘旋降落的鸟儿，在12月初构成一幅弥漫着乡愁的初冬画卷。

热烈的夏天过去了，丰硕的秋天也过去了，万物收敛了生长的锋芒，大地的分针与时针慢了下来。如果要用音乐来类比，进入冬天的双桂湖是乐曲里一段最为舒缓的慢板。它不是城市里由汽车的轰鸣、桩机的掘进、人潮拥挤构成的打击乐，而是一段由风的手指、水的揉弦和群鸟翻飞的音符组成的旋律，柔软的音乐，像流过滑石的清泉，像月光撒下的清晖。从这个角度来说，双桂湖还可以称之为梁平区的一间禅房，任何连滚带爬的灵魂来到湖边，都会在这个特殊的物理空间里得到喘息，从而重新品尝仓促人生中的从容、踏实、安宁和橄榄般回味的微甜。

湖泊是流水的一次停顿或回眸。在双桂湖的这个下午，我意识到这片水域不仅是为候鸟准备的，也是为人类准备的。快节奏的生活，人们整天东奔西走，很难静下心来，来到湖边，与一片水域对视。隔着一片被微风揉皱的水面，我看到对面一条如鲸鱼搁浅般的长岛，上面长满了高大的绿植。偶尔，长岛上面的树林里，会飞出几只白色的大鸟，那是一些在此暂住以补充能量的候鸟，距离遥远，难以辨别它们是白鹭、鸕鹚还是白鹳。顺着那些大鸟飞行的方向望过去，视野的尽头是青黛色的一线远山，那是作为川渝界山的明月山，而我身后的极目之处，则是属于大巴山余脉的高梁山，两山之间便是巴渝地区最大的梁平坝子，而双桂湖就镶嵌在这个坝子里，成为候鸟迁徙之路上的一张餐桌。

我来到双桂湖是12月初，寒流已经席卷过来，天气冷凉，高天的尽头有一列雁阵，我希望它们能够在双桂湖停歇下来，但那群大雁没有——它们越过明月山，越过双桂湖的上空，仿佛听命于某种口令，整齐划一地扇动着翅膀，不久之后便消失在我身后远天的空茫里。也许，那群匆匆的大鸟还不知道，人类已在梁平坝子里，为它们准备好了打尖的客房。

2

“七月流火，八月未央”。每一年，当天气转凉，生活在北半球寒温带地区的鸕鹚（héng yù）就打点行装。即将开始的行程遥远而漫长，鸕鹚的体型较小，它们得提早启程，以免寒流到来时措手不及。当鸕鹚扇动羽翅往南方飞行时，体

较大的黑颈鹤还悠闲地在草地上散步，仿佛它们与其他候鸟不是生活在同一个时间里，等栖息地的鸟类越来越稀少，它们才慢慢腾腾地上路。整整一个夏天储存在身体里的能量，能够保证它们长距离的飞行。

从高空往下俯瞰，大地色彩斑驳，但候鸟们无意浏览美丽的风景，它们搜寻着沿途可以歇息的地方：旅途遥远，它们得补充能量，恢复体力。山东东营的黄河出海口，水流从上游带来大量泥沙的同时，也带来了大量的食物，因此那些泥土堆积的沙渚，几乎成了候鸟南迁时最大的补给站。我曾在视频上，看到数以百万计的候鸟从沙渚上集体起飞，在落日的余晖里，仿若巨大而轻盈的黑色云团，在空中不断变化着形状。我猜想，如果庄子真是山东菏泽人，那他也许在两千多年前某个静寂的黄昏，见到过南迁的巨大鸟阵从天空拂过。在《逍遥游》一文里，他写道：“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大，不知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以往，我以为这是庄子浪漫主义的写法，可当我在视频中看到巨大的鸟阵如大鲸在海中自由翻转，我才发现庄子用的完全是写实的手法。

相对于黄河入海口大面积滩涂的自然馈赠，位于重庆梁平县的双桂湖湿地就是人为的补给站。双桂湖的前身是个水库，因为过量的人为养殖，它曾经有过不堪的往昔。2015年，梁平区新城建设如火如荼，这得感谢当时的决策者，没有将过去的水库填平用于房地产开发，而是将它作为城市一块可以呼吸的“肺”来建设。用了几年时间，梁平区将双桂湖建成一个集河流、湖泊、稻田等多种湿地类型为一体的复合型生态系统。10年时间过去了，如今的双桂湖已是众生的天堂，两百多种鸟类生活在这片水域以及周边的湿地，其中就有不少来自北方的过客，它们有的会在此短暂驻扎，补充能量，然后继续南下。

我寄居的昆明，是地球上红嘴鸥最为重要的越冬地，那些每年冬天在滇池水面捕食鱼虾的鸥鸟，或许有一些就得到过双桂湖的补给。最近几年，每年都带有红嘴鸥在迁徙时，在双桂湖停留下来，它们休养两周，然后继续南下。我猜想，那些选择在双桂湖暂住的红嘴鸥，也许是庞大的迁徙鸥群中老年体衰的，如果在漫长的迁徙途中没有像双桂湖这样的补给站，它们就难以抵达最终的越冬地。

宁静的午后，我看到斑嘴鸭的脚蹼划过双桂湖的水面，留下条状的尾纹。许多飞越此地的候鸟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儿歇息了，重返熟悉的驿站，它们神情自若，或独自浮游，或两三只结伴游弋，像在自己国土上进行巡视的国王。但也有那些初次抵达双桂湖的水鸟，在尚不熟悉的水面，它们小心谨慎，叫声胆怯，仿佛担心惊扰到人类。在那些初次抵达的水鸟的叫声里，隐藏了小心翼翼的不安。如果你愿意，在湖边坐上一个下午，也许还能看到许多将双桂湖当作越冬地的水鸟：鸳鸯、骨顶鸡、灰雁、夜鹭……据说，世界上的极危鸟类青头潜鸭，也是在此留下过痕迹，这些远道而来的候鸟，是否在这个世界寻找到了它最后的藏身地？

3

相比于三峡大坝拦截形成的阔大平湖，双桂湖更小巧精致，进入湖边的湿地，不时能看到一两米长的一截截腐木，它们不像是自然倒伏，而更像是人为放置的。凑近去看，它们竟是一个个微型生态系统。这样的倒木会吸引天牛、小蠹虫、吉丁虫这样的蛀木性甲虫来入住，继而又会引来专门捕食蛀木甲虫的蒲螭和姬蜂……岸边的草地上，人类还为昆虫建起了十余座纯天然昆虫“旅馆”，每座有一米多高，由木块、竹筒、枯枝和松果等天然材料组合而成，以为昆虫提供繁殖、越冬和避难的空间。这些昆虫旅馆，与双桂湖边的溪流、草甸、稻田、荷塘一道，构成了一个虽小却完整的生态系统。

我在湿地中一块展牌上看到对“湿地猎手”蜻蜓的介绍。单是蜻蜓这一种昆虫，在双桂湖湿地地边就飞舞着诸多不同的品种：大团扇春蜓、竖眉赤蜻、吕宋蜻蜓、黄基蜻蜓……这些外表漂亮的蜻蜓迷惑性极强，它们有着锋利的下颚，且配备了可以360度监控的非凡视力，可以捕捉蚊子、苍蝇以及叶蝉、飞虱、蚜虫等农业害虫。有它们的存在，湖边的稻田就可以完全不打农药，从而为那些途经此地的候鸟提供最为安全的谷食。

紧邻稻田的是荷塘。“接天莲叶无穷碧”已是过去时，初冬时的荷塘，曾经巨大的绿色叶片已经枯萎，然而荷塘的水下却异常繁忙，鲫鱼、鲤鱼、草鱼往来穿梭，正在人类馈赠的藕塘里觅食，它们同样是双桂湖生态系统里重要的一环，可以为那些停歇下来的鸟儿，提供必需的蛋白质。大型候鸟在双桂湖停留，为的是补充能量，恢复体力，然后继续南迁。也有候鸟来到双桂湖之后，把这儿当成了永久的故乡，成为留鸟。鸕鹚（pī tī）是它们中的一种，似鸭而小，竟能在湖中的苻菜上布置产房。大面积的苻菜可以说是候鸟隐蔽的粮仓：它们发达的根茎周围会聚集许多水生昆虫，从而吸引了大量的鱼虾穿行其间，雌鸟只需专心孵化，雄鸟只需潜水下去为雌鸟捕捉食物，并负责警戒。分工明确的鸕鹚夫妇，配合默契，一心一意期待着小鸕鹚破壳而出。而新出生的鸕鹚，对祖先的出发地不再会有印象——要不了几代，它们就会成为双桂湖真正的“土著”。

今天候鸟迁徙的道路上，建起了一个个像双桂湖这样的人工补给站，是它们，让候鸟南迁时，有了更多的信心和勇气。

胡性能：中国作协全委会委员，云南省作协驻会副主席。作品获百花文学奖、十月文学奖、《小说选刊》年度奖、《长江文艺》双年奖等。